

许是因了桃花水的缘故，榆林的女子个个端庄清秀，聪明伶俐，于是便有了“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，要寻好的榆林城里转”的说辞。美貌固然是先天的造化，地理的钟爱，而那与众不同的气质与神韵却是后天生成的，别处无与伦比的。在她们身上，有着黄土的圆润浑厚，也有着大沙漠的开阔坦荡，更有着边陲绿柳的温柔与婀娜。

彭玉梅便是其中之一。说不上美，但你看一眼便不会忘记。那言谈，那作派自有她的独特之处。她是榆林毛纺厂的纺纱工，她和她周围的女孩子们集中了榆林女子的精华，鲜亮亮的一群，在车间里荡过来荡过去，衬着洁白的纱线，着实是幅挺美的画儿。姑娘们爱扎堆儿，围下来便雀儿般叽叽喳喳围在组长彭玉梅周围。彭玉梅话却不多，人堆里很少听见她的嗓音，但姑娘们却很喜欢她，她们能从她的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中，从那简而又简的语言中领会到其中意味。

彭玉梅的魅力大约正在这里。都说扫地的把地扫得太一般化，笤帚走过的地界飞毛照旧一团团地滚蛋儿，哪是扫地，是遛弯儿哩。彭玉梅对扫地的说：“你瞧瞧丙班的李树珍吧。”原来李树珍快临产了，每日挺着大肚子一丝不苟地扫，连机头机尾都扫得干干净净。扫地的没说什么，她知道也用不着跟组长说什么，但自此，小组的地面干净多了。

这便是彭玉梅，这便是彭玉梅的工作方法。彭玉梅静得像一湾水，她手下的兵却并不都这样。厂里晚上办舞会，静悄悄的鼓乐声传到车间，撩得女孩儿们心直痒痒。有这么两位耐不住诱惑，停了机跑去看了。说是“只看了一眼”，怎么两个钟头就过去了。彭玉梅知道了，板着脸叫人在墙上张榜公布，两个停机看跳舞的各月扣奖金五元。两女子哭哭啼啼直说软话，彭玉梅说：“说软话也不行，都停了机去看跳舞，厂里的生产怎么整？”彭玉梅那张脸可是拉得下来，热时烤得烫人，冷时板得像块铁。

女人们过日子一个比一个心细，裁衣裳多是比比划划，半天下不了剪子，怕浪费。就是剪下的布条条子也一缕缕留起来，实在派不上用场了还可以绑拖把。公家搞生产跟居家过日子是一个理儿，车间里的废纱按要也得接起来，还可以用。有些人就怕费事了，懒得动手，愣让成缕成缕的羊毛当废品扫出车间。彭玉梅对小青年张光霞说：“你手底下这些废纱得接上啊。”张光霞没接，彭玉梅就说扣她十块钱。于是张光霞跟根都接。月底一数奖



精工填海（剪纸）高学敏

喝桃花水的女子们

——记全国“三八”红旗手彭玉梅和她的伙伴——

舜铭 韩庚

金，一块不少，便笑嘻嘻地对班长说：“闹了半天你是吓唬我呢。”彭玉梅说：“可不，真

彭玉梅（右）与她的伙伴在研究接头技术



扣十块钱你得哭两天，十块钱抵你几天的工资呢。可你要不接断头，国家一天的损失不比你的十块钱还多？”张光霞是心服口服了。

其实姑娘们都知道，彭玉梅的扣奖金不过是吓唬吓唬人而已，很少动真格儿的。机修上的小伙子迟到了半个钟点，对彭玉梅的“吓唬”并不放在心上，直到发钱见钱少了才傻了眼，说：“咱在你们这些女人堆里怎的也是凤毛麟角哩，班长你咋说扣就扣，也不给咱男人留点脸面。”彭玉梅说：“正因为你是男人，跟我们这些拖儿带女的女人不一样，所以才说扣就扣。”

在班组管理中，彭玉梅深知榜样的力量，也清楚地意识到，罚款扣奖，只是管理中的一个手段，关键是从严要求，让全组从思想上拧成一股绳，才能把工作干好。

彭玉梅有两个徒弟，小冉和小陈。小冉一进厂就分到彭玉梅手下，师傅是省新长征突击手，又是全国“三八”红旗手，大名鼎鼎，她挺自豪，后来师傅当了班长，在人员安排上有了权利，她高兴地对师傅说：“这回我可要沾你的光呀。”彭玉梅说：“甭指望我能把你

分到轻松地方去，在哪儿你也得好好干。”说得小冉心咚咚直跳，再

不敢提“沾光”的事了。小陈刚到细纱组，一个上午也接不上一个断头，她想哭，说这辈子怕也学不会了。彭玉梅说：“快别说这样泄气的话，谁都是打这个时候过来的。”于是手把手教小陈学接头。小冉聪明，很快学会了，并且自己还创造了一套“简易接头法”。洋洋得意中挨了彭玉梅一顿划，因为她的“简易法”不符合操作规程。

现在，小冉和小陈都已成为生产主力，并且连续几年被评为“操作能手”，两个人45秒钟能接十个断头，外人看来，那几个指头简直不知怎么动的。但她们的师傅接十个断头比标准

母亲曾给我讲过她的坎坷：她的丈夫死在文革中，为了表明自己同资产阶级的决裂，她为女儿挑选了一个农民的儿子作丈夫。她女儿曾是妻的同学，温文端庄，同她母亲一样少言语少欢笑。那乘龙快婿我也见过：一米八几的个子，又黑，长得使人一见就自然想起拳王阿里来。

她极早地起身为花地拔草，又极晚地从三楼一盆一盆地端水浇它。我想，这花地是她唯一的安慰吧？她女儿的一家住在



时间还快7秒，她们达不到，得加劲追。彭玉梅质量上抓得很严，这几年榆林毛纺厂的毛毯，毛线饮誉海内外，连年被评为部优、省优，不能说没有她和她的伙伴们的功劳。

彭玉梅的确干得不错，十年来她比别人多生产了一万斤绒线，这一万斤线放在那里是多么大的一堆呀！除此以外，她还创造出一套自

秋的遐思

卢晓美

疲惫了，弯弯的枝头。一棵棵圆形的、胀满了的果实，孕育了一个春天，沉默了一个夏天，终于掉入了一个激情饱满的季节。于是，我心灵的海，荡起了春的涛和夏的乐曲。

我走进了秋天，枝头上早鸟不再讲述夏天的故事。夜晚，一片幽凉，弯弯的秋月挑出了满天的星斗，点亮了我关于人生的断想和秋天的印象。秋天是清高的。假如你创造了辉煌，假如你制作了富有，你自然会蔑视那满地的落叶。秋天是个惆怅的，假如你经受了生活的磨难和事业的失败，假如你虚度了春天和夏天，秋天自然会促使你无法感到前途的风风雨雨。秋天是深沉的，假如你有崇高的理想，对人生有不断的追求，对未来有真挚的情意，那么秋天会带给你一个深厚和宽广的胸怀。

荒 漠 宋纯孝

哪一阵风
吹起这望不尽的皱纹
风化了多少代
绿色已流失成无数条
弯曲的渴望
如无数条道路蜿蜒
伸向起伏不定的
地平线

斜阳舔着发烫的沙丘
静静酝酿
一次新的海市蜃楼
驼铃声载着生命
已经走远
沙漠淹没了一切
淹没了寻觅的足迹
许多太阳抚摸你灼烧你
孤独的心
蔓延着带刺的希望
北风的脚
是一抹风沙掩埋的仙人掌

花地

（散文）
杨牧之

那天，当我看见那片花儿，立时惊讶住了：花儿星植在一片青草间，紧傍水泥路，花地的上空笼着法桐老槐核桃树的浓荫，浓荫里透一块天光，使太阳得以朗照。

花地不大，比母子床宽些长一些，一律种着同样的小花，太阳光里绽出姹紫嫣红的色彩，显出一派灿烂来。邻人告诉我，这就是太阳花！

我想这准是她种植的。这些西班牙小楼里的住客多是教书育人的，比起工厂街坊里的工人，我总觉得他们少了点什么。这里把年节、往来、义气都看得淡。雅得近乎冷漠了。她，也一样。

单位里，只有她一人独往独来。她是孤独的。

一天，母亲当着地夸花地花儿真好的时候，她笑了。唇角抖了抖，笑了！

我便激动了许久。是的，我们的国家的确不能再动乱了，我们的人民曾为那些大大小小的动乱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！

我家住一楼，家里又现成的有皮管子，水笼头上接了，我给花透透地降了一次人工雨。

她知道了。手里捏着一元钱来找我，说这是自来水费，让我收下。为了不弄出事来，不打搅她正常的生活规律，我别无选择。只是这以后再浇水时，我注意浇得少些勤些，尽量不让她察觉出来。

常的人，平平常常的，一月两月，一年两年，就这么平平常常地过着。细细琢磨，平常中沉积着一种热烈又坚实的底蕴，是一种精神，是一股干劲，抑或

是一种追求，这一切，彭玉梅和她的伙伴们心里最清楚。

桃花水默默地流着，滋润了塞上的一片土地，也滋润了喝桃花水长大的女子们。

国家银质奖

电视机 RUYITV

国营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 厂长：马新

厂址：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

电话：4456 4467 电挂：2330

荒 漠 宋纯孝

哪一阵风
吹起这望不尽的皱纹
风化了多少代
绿色已流失成无数条
弯曲的渴望
如无数条道路蜿蜒
伸向起伏不定的
地平线

斜阳舔着发烫的沙丘
静静酝酿
一次新的海市蜃楼
驼铃声载着生命
已经走远
沙漠淹没了一切
淹没了寻觅的足迹
许多太阳抚摸你灼烧你
孤独的心
蔓延着带刺的希望
北风的脚
是一抹风沙掩埋的仙人掌